

国际产业资本转移与区域经济发展路径选择

韩 晶

摘要：东道国成功承接国际产业资本转移需要经过两个阶段：耦合性阶段和产业升级阶段。在耦合性阶段，集聚经济应建立承接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地方协力生产体系，以吸引跨国公司把根留住；在产业升级阶段，集聚经济应克服锁定效应，不断沿着价值链向上攀升，获得区域竞争力的提升。

关键词：国际产业资本 集聚经济 耦合性 产业升级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跨国公司纷纷根据比较优势原理不断进行全球产业布局调整，国际产业转移因此愈演愈烈。东道国如何才能从国际产业资本转移中获益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将应用成本-收益理论，分析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在国际产业资本转移中双赢的条件，提出东道国成功承接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路径选择，在此基础上，将提出中国政府在吸收国际产业资本转移中政策改进的取向。

一、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动因

国际产业资本转移是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互相选择的结果，在这项选择中，跨国公司处于主动地位，其转移行为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获得最大的收益。东道国处于被动地位，其希望借助国际产业转移能够带来区域福利水平的提高。基于国际产业资本转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我们对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条件将分别从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跨国公司的动因

产业资本唯一的特征就是逐利性，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根本原因是利用比较优势原理实现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利润公式如下：

$$= \max pf(x_1, x_2, x_3) - w_1x_1 - w_2x_2 - w_3x_3 \dots\dots\dots (1)$$

其中 $f(x_1, x_2, x_3) = x_1^a x_2^b x_3^c$

所以， $= \max px_1^a x_2^b x_3^c - w_1x_1 - w_2x_2 - w_3x_3$

$$\dots\dots\dots (2)$$

其中， x_1 为劳动、资本等基本生产要素， w_1 为生产要素的价格； w_2x_2 为土地和税收成本等等； x_3 为跨国公司自身必须提供的配套成本， w_3 为配套的价格， P 为商品的价格。

根据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pax_1^{a-1}x_2^bx_3^c - w_1 = 0 \dots\dots\dots (3)$$

$$pbx_1^ax_2^{b-1}x_3^c - w_2 = 0 \dots\dots\dots (4)$$

$$pcx_1^ax_2^bx_3^{c-1} - w_3 = 0 \dots\dots\dots (5)$$

再根据 $f(x_1, x_2, x_3) = x_1^a x_2^b x_3^c$

$$\text{求解 } x_1^* = \frac{apy}{w_1}, x_2^* = \frac{bpy}{w_2}, x_3^* = \frac{cpy}{w_3} \dots\dots (6)$$

$$f(x_1, x_2, x_3) = \left(\frac{pa}{w_1}\right)^{\frac{a}{1-a-b-c}} \left(\frac{pb}{w_2}\right)^{\frac{b}{1-a-b-c}} \left(\frac{pc}{w_3}\right)^{\frac{c}{1-a-b-c}} \dots\dots\dots (7)$$

由(7)式可知，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产出水平与东道国要素的价格存在密切的关系，劳动的价格越低，土地的价格越低，税收越低，自身提供的配套成本越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规模就越大。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第一个条件：东道国低廉的投资成本是吸引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重要诱因。

前文已经说明，国际产业资本是根据比较优势原理进行全球产业布局，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低廉的投资成本正好成为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的理想目的地。比如中国，就劳动成本而言，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



年则下降到 12%，也就是说，14 年间，劳动收入的增幅非常缓慢。就优惠政策而言，当前，中国各地区争相发展制造业基地，而且各地制造业支柱产业具有严重的趋同性，各地政府纷纷希望借助国际产业资本转移带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于是，各地之间竞相上演“引资大战”，优惠政策层出不穷，地方政府之间的“价格战”特征明显。这些低成本对于国际产业资本的转移有着很大的吸引。

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第二个条件：在东道国市场索要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P 是吸引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重要诱因。

国际产业资本转移进入的行业都是不存在进入壁垒的行业，跨国公司的产品之所以可以在东道国索要一个比较高的价格，以获得超额利润，原因不外乎：知名品牌，高端技术，完善服务。如果东道国企业在这些方面与跨国公司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投资可能并不倚重于优惠的政策，而更看重东道国广大的市场和广阔的利润空间。这样的跨国公司投资规模大，技术水平高，沉没成本大，一般具有长久投资打算。对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是一个稳定性因素。

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第三个条件：区域内的配套环境越完善，跨国公司的环境配套成本 x_3w_3 就越低，跨国公司就有更大的动力来区域投资。

一方面，区域内的基础设施，比如机场、码头、高速公路、会展中心等对于国际产业资本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区域内的公共品提供越完备，跨国公司的经营就会越顺畅，相应的利润水平就会比较高。另一方面，为跨国公司提供配套的区域内企业和机构越多，跨国公司与区域内企业的关联性越强，越能发挥集聚效应。

(二) 东道国的动因

东道国之所以对国际产业资本转移有着浓厚的兴趣，是因为预期国际产业资本转移能为其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有利的机遇。我们仍从成本 - 收益角度来研究东道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同时假定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规模一定。

$$G = T(S) K(S) L(S) - C_1(S) - C_2(S, Z)$$

其中， G 为国际产业资本转移带来的区域福利的总效应， S 是区域经济与国际产业资本的关联性， T 代表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 K 是国

际产业资本转移的关联资本投入， L 是国际产业资本转移所带动的劳动力的投入。

$\frac{\partial T}{\partial S} > 0$ ，即本土企业得益于为跨国公司配套而提高的技术水平和跨国公司的关联效应存在正相关关系。

$\frac{\partial K}{\partial S} > 0$ ，即东道国受国际产业转移的刺激而投入到生产中的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关联效应存在正相关关系。

$\frac{\partial L}{\partial S} > 0$ ，即东道国受国际产业转移而增加的就业岗位和跨国公司的关联效应存在正相关关系。

配套成本 C_1 也与 S 密切相关，但是，配套成本 C_1 带有准不变成本的性质，也就是说，当 C_1 达到一定水平时， S 的提高并不伴随着 C_1 的提高。 C_2 是政府对于跨国公司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减免，土地免收转让金等等。影响 C_2 的因素主要包括：第一，跨国公司的关联效应 S ，跨国公司的关联效应越大，享受到的优惠就越多。同时，一般来说，跨国公司的关联效应越大，越需要当地配套企业的服务，对区域 GDP 和收入的贡献也就越大。第二，地方政府的政绩需要。当前很多地方政府将吸引 FDI 作为政绩考评中的重要部分，在这样一个考评机制的促进下，各地争相提供的优惠政策很多与跨国公司的关联效应并不相关。这样的优惠政策对于跨国公司是一种福利改进，而对于东道国来说，则是一种福利损失。

东道国吸收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第一个条件：国际产业资本转移与区域经济的关联性越大，东道国就越乐意吸收国际产业资本转移。

如果区域内为国际产业资本转移提供服务的机构和企业越多， S 越大，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拉动范围就会很大，特别是，国际产业资本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而将其他业务全部外包给本土企业越彻底，本土企业自生创新能力就提升得越快，本土企业产业结构的升级就会加快， $T(S)$ 就越大，国际产业资本转移对于区域 GDP 的增长将有一个乘数效应。而国际产业资本带动区域内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提高后，区域内国际产业资本体系内的技术水平将整体提高，其产品在市场上将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具备索要高价格的条件。与跨国公司的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条件之一—— P 越大，国际产业资本的利润空间

就越大的要求一致。这时候,国际产业资本和东道国具有利益的一致性。

东道国吸收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第二个条件:配套成本 C_1 的资产专用性越低,东道国越乐意进行投资。

配套成本带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东道国提供的配套成本的专用性程度越低,对于东道国的风险就越小。因为,一旦国际产业资本转移到其他地区,这些配套成本仍然可以用作他途。对于跨国公司而言,东道国提供的配套设施越完善,跨国公司的投资成本越小,其越愿意投资。对于东道国和跨国公司而言,一个投资成立的可能的交集是东道国尽量提供比较完善的多用途的配套设施。

东道国吸收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第三个条件:提供给跨国公司的优惠越少,对于东道国的福利就越可观。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东道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的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促使大量外资的涌入,与此同时却对本土企业采取了某种程度的歧视政策,则吸引外资的目的将遭到扭曲。吸引外资的目的是为了使本土企业利用与外资企业合作的机会更好地发展本土企业,而不是舍本逐末。如果跨国公司投资的目的仅仅是看重优惠政策,那么一旦其觉得其他区域的政策更加优惠,跨国公司可能会选择撤资,这样,对于区域为吸引跨国公司投资而进行的特定投资就是一种浪费,特别是对 C_1 中具有资产专用性的配套成本而言。

综合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动因和东道国吸收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动因来看,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为核心的集聚经济,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如果东道国企业拥有比较完善的配套企业和机构,具有比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则其生产成本、销售成本更低;对于东道国而言,本土企业通过为跨国公司提供配套服务,产业关联性提高,跨国公司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强。而完全依附于跨国公司的地方经济体系,也可能因为锁定效应,而使得地方经济停滞在一个比较低的发展阶段。所以,我们认为,东道国成功承接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路径选择是:区域经济首先要与国际产业资本耦合,其次在耦合的基础上,借助于国际产业资本的带动效应,实现地方产业升级,最终替代跨国公司,实现民族产业的

腾飞。

二、耦合性:东道国承接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第一阶段

耦合性来自于系统论的思想,系统作为一个有序整体,是其构成要素的非加合整体。对于要素的简单加合(或称堆合)所形成的整体并不能称之为一个系统,只要有要素通过相互联系将其功能进行耦合的状态下,其整体才能体现出各组成要素所不具备的性质和功能。基于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产业集聚也是一样,只有区域经济与国际产业资本产生了耦合性,国际产业资本才可能发挥带动效应,拉动区域经济增长。

基于 FDI 产业集聚的耦合系统蕴含三层耦合机制:国际产业资本与配套企业耦合(内层)、国际产业资本与相关产业耦合(中间层)和国际产业资本与区域社会网络耦合(外层),三层耦合机制的深度不同,内层耦合程度最深,中间层耦合次之,外层耦合最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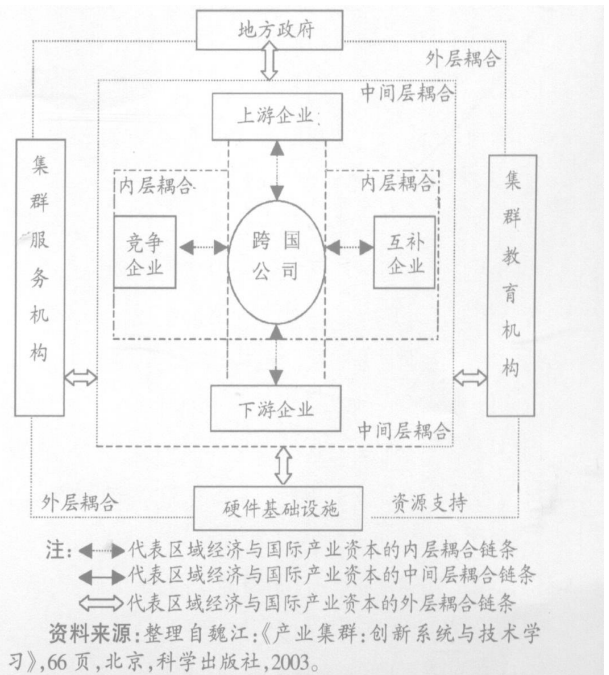


图1 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耦合系统模型

1. 国际产业资本与配套企业耦合包含着跨国公司与卫星型中小企业的经济联系。卫星型中小企业通过产品、服务与跨国公司耦合结网:中小配套企业包括专业化生产的供应商、核心企业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商等;中小竞争、互补企业指产业内部与跨国公司存在竞争或者产品互补关系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分布于集群耦合网络中,它们经营灵活,柔性

好,彼此间竞争程度高,对跨国公司存在技术、产品和规制等方面依赖。内层耦合要求区域内的配套企业与国际产业资本之间存在深度耦合,这样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吸引国际产业资本转移,为国际产业资本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区域内的配套企业通过与国际产业资本深度耦合,纳入国际产业资本的生产体系,获得专业化的分工收益和溢出效应。这也是吸引国际产业资本把根留住的基础。

2. 国际产业资本与相关产业耦合是指跨产业之间的产品配套与技术共享等互动关系。该层耦合以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其表现形式。所不同的是,该层耦合结构中,企业之间不单纯是产品供需关系,而是基于完整产业链的上下游产业在产品、技术、服务以及相同背景人力资源上的配套。产业关联是耦合存在的前提,知识和技术在耦合链中的无阻碍扩散是其良性耦合的条件,人力资源则扮演知识载体的角色。跨产业耦合是一种中度耦合,一方面,国际产业资本通过带动效应,带动前向产业和后向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如果一旦国际产业资本转移出去,相关产业过度依赖国际产业资本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相关产业也应有自己的发展方向。

3. 国际产业资本与区域社会网络耦合主要包括跨国公司与区域内部社会机构、基础设施的关系。国际产业资本与区域其他经济要素的互动关系是耦合结构的最外层。区域社会网络的组成要素主要包括为制造企业服务的科研机构、教育培训机构、政府机构以及区域内的基础设施。总体上说,区域社会网络层要素为内层要素提供生存的土壤:高校、科研机构通过开发新技术,形成区域内部的知识技术创新源;本地技术、管理人才在教育培训机构获取知识,促进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的扩散;地方政府以政策支持、基础设施配套和环境氛围创建等方式参与国际产业资本耦合;域内的服务机构协调,影响国际产业资本的市场行为;区域内的基础设施作为公共品为国际产业资本的生产销售提供便利条件。国际产业资本与区域社会网络耦合是一种浅度耦合,因为区域社会网络的服务对象不仅仅是国际产业资本,区域网络的服务对象是整个区域经济,所以区域社会网络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单向的,即盯住国际产业资本的。

三、产业升级:东道国承接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第二阶段

国际产业资本转移形成的特定产业的空间集聚有助于加强产业的本地化联系,帮助企业从低成本竞争的陷阱中走出来,进入以创新、质量和市场应变能力等“高级优势”为基础的良性竞争轨道中去。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其负面影响,区域本土企业的功能可能会被锁定在单一的生产环节,一方面,区域内原有的其他功能如设计、产品开发、品牌等,会逐步消失;另一方面,区域内的配套企业要想从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向高附加值的设计和营销等环节升级会面临种种障碍。这种锁定效应使得区域的竞争力变得非常脆弱。在嵌入国际产业资本的生产体系后,区域内的配套企业必须进行产业升级以克服锁定效应。

1. 产业升级的内容和轨迹。Kumphrey 和 Schmitz 提出了四种不同层次的升级: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产业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见表1)。对以上四种产业升级方式,众多研究表明其内部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⑩普遍认为产业升级一般都依循从工艺流程升级到产品升级再到产业功能升级最后再到链条升级这一规律(参见表2)。这一升级规律基本上可以通过东亚众多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进程来加以佐证。

表1 价值链分析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类型

产业升级方式	升级的实践	升级的表现
工艺流程升级	生产过程变得更加有效率	降低成本,提升专利开发力
产品升级	新产品开发,比竞争对手更快的升级	新产品、新品牌市场占有率的提高
功能升级	获取产业链中更高附加值环节	承担产业链中关键功能,获得更高的利润率
链的升级	剥离原有的生产经营活动进入一个新的产业链条	新产品或差异化产品市场销售比率的上升,获得更高的利润率

资料来源:Kaplinsky, R. and Morris, M., 2002. "A Handbook for Value Chain Research." Paper for IDRC.

表2 产业升级一般轨迹

项目	工艺流程	产品	功能	链条
发展轨迹	——			
实证	委托组装(OEA) 委托加工(OEM)	自主设计和加工(ODM)	自主品牌生产(OBM)	链条转换例如从收音机到手机等
经济活动中非实体性程度	随着附加价值不断提升,经济活动非实体性或产业空心化程度也不断提升			

资料来源:同表1。

此外,产业升级过程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随着产业升级的不断深化,附加价值不断提升,经济活动非实体性或产业空心化程度也将不断提升,对本土企业能力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比如,在 OEA 和 OEM 阶段,本土企业的主要能力是生产能力;而当本土企业升级到 ODM 阶段,本土企业的主要能力将包括生产能力、研发能力、法律能力;当本土企业升级到 OBM 阶段,本土企业的主要能力将包括生产能力、研发能力、法律能力、品牌管理能力等等。本土企业只有采取动态能力观,实现多项特定能力的循序衔接,才能在动态竞争中保持稳定的优势地位。具备了动态能力的企业才有能力实现产业升级,在价值链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才能从国际产业资本转移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2. 产业升级的条件。组织学习是本土企业更新与提高市场能力、技术能力,进而确保动态能力的重要途径。集群学习能力的提高可以视为基于 FDI 的产业集群中众多本土企业学习能力的提高。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是获取隐性知识与技术的最重要且有效的途径。集群内企业长期处于同一地域当中,有着极为相似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信仰信念及行为规范,共同的语言与思维方式使面对面的知识传递获得较高的效率与良好的效果。另外,处于“桥梁人物”地位的企业,由于其与群内企业协作生产的关系,往往主动将从外界获取的技术与知识扩散到集群内部。在“同伴式竞争”压力下,群内单体企业学习能力得到不断提升,并通过同一区域的交流与沟通进而增强集群整体学习能力,最终作用于集群市场与技术,实现集群市场能力与技术能力的动态更新与跃迁。因此,学习和传播知识已成为集群核心能力的关键要素,William 等学者认为企业唯一的竞争优势或许就是比它的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的能力^①。建立集群学习机制是东道国承接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第二阶段的核心。

知识资源是产业集群学习能力的基础,知识资源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二者共同决定企业内部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我们用 R_{it} 表示企业内部的学习能力。

$$R_{it} = (T_{it}) (v(p_{it}))$$

其中, $v(p_{it})$ 代表显性知识, (T_{it}) 代表隐性知识。显性知识越多,企业学习能力就越强,而隐性知

识是企业学习能力的外生变量,具有合作倾向的隐性知识将促进企业学习能力的提高。

集聚经济内部相对于集聚经济外部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知识资源的共享,集聚经济内部的企业之间交往密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吸收其他企业的隐性知识,并且能够整合多个企业的显性知识,促进创新。一般说来,集聚经济内部的社会成本越高,集聚经济的交易成本就越低,集聚经济的正的外部性就越大,集聚经济的吸收能力和整合能力就越强;而集聚经济的关联度越高,分工合作程度越深,范围经济就越强,集聚经济的合作效率越高,集聚经济的吸收能力和整合能力就越强。这样,我们将集聚经济的吸收能力表示为 $k(j, s)$, 整合能力表示为 (j, s) , 其中 j 为社会资本指数, s 为关联度指数。

由于集聚经济知识的扩散,隐性知识的传播带来的学习能力 x 可以表示为: $x = \sum_j (T_{it}) (j) k_i(j, s) (T_{jt})$, j_i 为 J 企业的隐性知识溢出到 I 企业的程度,实际上,隐性知识溢出的程度 j_i 也受 (T_{it}) 和 j 的影响,隐性知识和社会资本具有合作和学习倾向,则 j_i 就大。

显性知识的整合带来的学习能力 y 可以表示为: $y = \sum_j (T_{it}) (j) (j, s) V(P_{jt})$ 。其中, j_i 为 J 企业的显性知识溢出到 I 企业的程度,它也是隐性知识和社会资本的函数,隐性知识和社会资本具有合作和学习倾向,则 j_i 就大。

此外,产业集群学习能力不仅仅是从产业集群内部获得,产业集群也将通过桥梁式的企业或人物从产业集群外部获得知识,从而提高其学习能力。产业集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向外界学习,依赖于产业集群的隐性知识和社会资本。如果产业集群的隐性知识和社会资本是基于信任的和开放的,则产业集群可能从外部获得更多的学习能力。我们将产业集群外部学习能力 x 表示为: $x = (j)$ 。其中, (j) 为该集群主流的隐性知识, j 为社会资本,隐性知识和社会资本具有合作和学习倾向则产业集群的外部学习能力就强。

这样,产业集群学习能力就可以表示为:

$$S_{it} = (v(P_{it}) + (T_{it})) + \sum_j (T_{it}) (j) k_i(j, s) (T_{jt}) + \sum_j (T_{it}) (j) (j, s) V(P_{jt}) + (j)$$

我们认为,显性知识和具有合作倾向的隐性知

识越丰厚,社会资本越多,关联度越强,产业集群的学习能力就越高。通过集群学习,本土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和整合价值链资源,不断更新异质能力,发展动态能力,实现产业升级。^⑫当本土企业掌握了该产业的战略环节,该民族产业的竞争力就真正壮大了。而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初衷。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集聚经济带来的耦合性对于东道国和国际产业资本来说是一个双赢的策略。通过与国际产业资本的耦合,东道国的相关企业和产业能够通过国际产业资本的带动效应,比较快的发展起来。国际产业资本凭借与东道国企业产业和社会网络的耦合,能够降低生产成本,获得便利性。所以,面对国际产业资本转移,东道国首先要培养区域内经济与国际产业资本的耦合性。而如果区域内经济过分依赖跨国公司,那么跨国公司撤资的风险就会被无限的放大,所以,区域内经济体应该抓住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机会,不断进行产业升级,以克服锁定效应,最终替代跨国公司,实现民族产业的腾飞。东道国为了成功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应在如下方面重点关注:

第一,政府应该为国内企业创造与外资企业平等的竞争环境。如果政府对本土企业实行某种程度的歧视政策,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在此过程中就不会得到相应的提高,那么必然会对跨国公司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使得区域经济面临巨大的风险。政府应该做到在税收、土地审批等经济管理职能上对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一视同仁;同时,各行政区域应建立产业协调机构和机制,避免区域的“引资大战”。

第二,推动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建立起以价值链为核心的良性的互动关系和协力生产体系。为当地的企业等各种经济行为主体顺利吸收和利用转入的价值环节提供一个顺畅的渠道,为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在技术扩散、创新合作、人力资源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提供便利的条件,这是保持地方对跨国生产活动更为长久的吸引力的一种有效途径。这种具有特定产业内涵的本地化联系纽带最终将会成为地方产业群竞争优势的基础。^⑬

第三,培育学习型集群文化。文化的性质覆盖

了整个动态能力演化的过程。认知性努力和行为性努力都体现着文化的性质。集群应该注重在内部营造学习的氛围,培养集群的学习习惯,这是基于FDI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基础。

第四,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网络,构建虚拟组织,构造产业战略联盟,用外部资源支持本土企业内部发展,通过集群内学习和区际间学习,不断提升本土企业的动态能力,获得持续竞争优势,^⑭促进基于FDI的地方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上不断向上攀升。

注释:

东道国为吸引国际产业资本转移,往往提供优惠政策,这部分成本的收益比较大。

这部分配套成本是东道国无力提供的或者不愿提供的。

<http://www.yzf.cn/detail.php?newsid=21599>.

韩晶:《环渤海地区不应错过制造业发展的机遇》,载《中国国情国力》,2005(4)。

郑江淮等:《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动因、技术学习与政策导向》,载《管理世界》,2004(11)。

跨国公司最初来到东道国进行投资时,由于东道国不具备为跨国公司配套的能力,跨国公司与当地经济的联系并不紧密,但是,随着东道国企业的发展,跨国公司会越来越倾向于与东道国企业建立密切的联系。

欧文·拉兹洛:《系统、结构和经验》,中文版,2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李凯等:《装备制造业耦合结构:一个产业集群研究的新视角》,载《中国工业经济》,2005(2)。

Porter, M. 2004. "Location,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ocal Clusters in a Global Economy."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14(1), pp. 15 - 34.

Lee, J. - R. and Chen, J. - S., 2000. "Dynamic Synergy Creation with Multiple Business Activities: Toward a Competence-based Growth Model for Contract Manufacturers," in R. Sanchez and A. Heene, eds., *Theory Development for Competence-based Management*, *Advances in Applied Business Strategy*. Stanford, CT: JAI Press, pp. 209 - 228.

^⑪Brineman, William B.; Keys, J. Bernard and Fulmer, Robert M., 1998. "Learning Arossa Living Company: The Shell Companies Experiences." *Organization Dynamics*, Autumn, pp. 61 - 69.

^⑫韩晶:《全球价值链下的地方产业集群持续竞争优势研究》,载《国际经贸探索》,2005(10)。

^⑬童昕、王缉慈:《全球商品链中的地方产业集群——以东莞的“商圈”现象为例》,载《地域研究与开发》,2003(1)。

^⑭韩晶:《产业集群学习能力的动态模型》,载《南京社会科学》,2005(3)。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
北京 100875)
(责任编辑: L)